

金庸知名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一卷(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1)2月份面向全球发行,这是该书首次被译成英文出版,“金庸迷”格外期待这部经典小说能够“墙内开花墙外香”。与此同时,寒假期间《天龙八部》被列入部分中学推荐书单的新闻也引发议论:尽管有人为武侠小说从“闲书”“禁书”变成老师的推荐读物击掌叫好,却依然有人发出疑问:如今还有多少年轻人在看金庸?

## 金庸新译本,值得这么兴奋吗

据统计,金庸作品在网上都能找到英译本,正式出版的有3种:一是莫锦屏翻译的《雪山飞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推出;二是英国汉学家闵福德翻译的《鹿鼎记》,共三卷,牛津大学出版社分别于1997年、1999年和2002年推出;三是英国汉学家恩沙翻译的《书剑恩仇录》,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

然而,新译本依然引起一阵狂欢。一个新译本,值得这么高兴吗?狂欢的背后隐藏着两重信息:首先,金庸小说在汉语圈内外的影响太不匹配。2004年,《射雕英雄传》曾推出法译本,当时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法国文教部还给金庸颁发了嘉奖状,但试印1000套,到2011年时仍未售完。

在英语圈,有4部博士论文、2部硕士论文研究金庸小说,但大众层面反响寥寥,与“凡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之间落差明显,足以引发焦虑。

其次,金庸小说经典化的过程有些离奇。上世纪80年代前,除文学评论家陈世襄先生、小说家倪匡等以散文或语录方式表示肯定外,华语圈精英阶层只将金庸小说视为消遣品,不承认它是文学。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影响力上升及金庸不断改写,金庸小说变成了“不可动摇的经典”,迫使文艺评论界一再“放宽文学视界”来接纳金庸小说。

墙内开花,墙外不香,因不同文化间存在“文化折扣”现象。所谓“文化折扣”,指的是某作品在这个文化圈中影响巨大,可在其他文化圈中,却大打折扣。

以《星球大战》为例,这部电影堪称美国电影史上的奇迹,不仅拥有最多忠粉,且深入美国文化中。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到小布什的“邪恶轴心国”,从奥巴马的“原力说”,到特朗普的“星球大战2.0”……《星球大战》在全球掀起狂潮,偏偏中国影迷不认可。在豆瓣上,该系列片得分最高的一集不过8.3分,最差的一集仅7.3分。

再如张艺谋导演的《十面埋伏》,豆瓣只给了5.7分,可当年在美国上映时,竟被《美国华盛顿邮报》赞为:“一点儿也不像是在看一场电影,而像是走进一间富丽堂皇的宫殿。”《滚石》杂志宣称:“你会看得眼珠子都掉出来。”

“文化折扣”成因复杂,不同民族文化结构不同,读者们的“召唤视野”亦不同。所谓“召唤视野”,指阅读作品前的共同期待,只有准确命中它,方能唤醒读者参与、评价作品的激情。

金庸小说击中中文读者内心,在于准确把握了“召唤视野”:既有对传统的追忆,在书中插入大量诗词、弹词、历史、典故等碎片化知识,营造传统氛围;将侠、义、忠、诚等价值观巧妙“翻译”成现代人认可的“爱”,拓宽了通往传统的可能,同时又有对陌路人世界的反叛。对终日盘桓在格子间、接受碌碌一生的人们来说,能有什么比浸润于传统拥抱中,超越法律且承担国家和民族责任,更能陶醉心灵呢?

这些让金庸在汉语圈取得巨大成功的写作策略,可能也是他至今未被英语圈读者

## 【文化观】

# 如今还有多少人读金庸

英译《射雕英雄传》出版

接受的原因。现代世界始于英语圈,经数百年淫浸,个人主义文化根深蒂固,读者对熟人社会的价值未必适应。对兄弟情义的信任,对法律的蔑视等,很可能在英语读者的“召唤视野”之外。

## 从禁书到推荐书目,金庸小说能否长盛不衰

寒假期间,重庆一中、南开中学、巴蜀中学等学校的阅读书单中出现了金庸的代表作品《天龙八部》,一些中学生高兴地说,“爸妈再也不能拦着我们看武侠小说了”。这份书单也让很多70后、80后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台武侠小说风靡大陆,在和同好者讨论时,一套完整的金庸小说也成了炫耀的“资本”。

新派武侠主要看三个人:金庸、古龙、梁羽生。今天看来,这三个人中,依然是金庸小说的生命力最长。曾写过学术论文《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原因有三。

金庸本人的学养在三人中是最好的。某种意义上,很多人尤其是海外华人,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去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古龙做不到,古龙小说更多的是驰骋天外的想象力与诗意,犹如寸铁杀人,这与金庸小说的博大精深是不一样的。金庸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所下的功夫在三人中最深,某种意义上是把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等混合在一起来写,所以时代变化了,读者趣味也变了,但他的小说还能长期存在下去。

其次,金庸有超越小说家的能力、视野和襟怀。某种意义上,只看武侠小说,不见得能洞察金庸的好处,必须把《明报》的视野带进来。在几个新派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的一个人。他是有《明报》事业垫底的武侠小说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明报》是个很重要的舆论场所,所以说金庸是一个有政治关怀的小说家。

金庸小说之所以长盛不衰,还因为它们特别适合于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除了作为根基的长篇小说,影视剧、漫画、动漫、游戏等,共同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庞大的“江湖世界”。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文本问题,可以有衍生产品,而金庸也很善于在这方面拓展。

许多网友也承认,多数新人接触金庸的途径依然是遵循电视改编作品、二次衍生品、原作品的顺序。只要有不错的衍生作品,就会吸引相当的关注度。但显然金庸的IP被作为“不赔秘法”过度消费了,与肉身成神的口碑比起来,其作品并没有培植出足够数量的黏性用户,也就降低了市场对其受众定位的预期。因此,知乎上才有许多关于“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不再那么喜欢金庸的小说”的问答,陈平原也因此坦言:“在魔幻小说、宫廷戏以及穿越剧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是否还能欣赏大侠那高傲而孤独的身影,我不抱多大希望。”

当代青年的情感,诉求和欲望的多元化呈现,是一个金庸无法满足的。某种意义上,金庸不再成为“爆款”流行,总归还是个进步吧。(宗禾)



## 【人物志】

# 『摇滚博导』陈涌海

□ 晓柠

2018年春节假期,国内荧屏上的爆款综艺当数央视的《经典咏流传》,在这个舞台上,凤凰传奇选择了陈涌海版本的《将进酒》进行再演绎,“炸”出了不少当年听过陈涌海原唱的人。谁都没有想到,这位抱琴引吭高歌的大侠,真实身份竟是一位科学家。

作为主持人撒贝宁的师兄,陈涌海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现就职于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实际上,陈涌海在《经典咏流传》播出之前早已“圈粉”无数。在那个播放次数超过千万的演唱《将进酒》的视频中,陈涌海到著名雕塑家钱绍武老先生家中做客,兴致盎然之时,陈涌海抄起吉他坐于桌上,即兴弹唱起李白的《将进酒》。雄浑豪迈的诗词和狂野的吉他相得益彰,而对面的钱绍武老先生满头银发,坐在中式木椅上和着节奏打拍子。

不只是钱绍武老先生,陈涌海和文艺界的许多大咖都交往甚密。他与被称作“中国鲍勃·迪伦”的杨一甚至交,与窦唯煮酒论英雄,三人时常在僻静之地聊音乐、玩即兴。也正因如此,去年3月,窦唯发布新专辑《山水清音图》时,担任这张专辑吉他手的就是陈涌海。

打开陈涌海的微博,简介只有6个字——诗与歌,乐与愁。1.1万的粉丝量并不影响他兴致勃勃地记录自己,涂鸦作品,风景游记、哲思感悟一一陈列其中;字里行间,笔墨丹青都一丝不苟地记录着生活中的点滴细节。陈涌海触类旁通、引经据典的背后是头脑中庞大的知识体系。

陈涌海1967年出生在湖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年纪尚小时他就透着股“我本楚狂人,清歌笑孔丘”的气魄。他的学生生涯丰富多彩,无论是童年时期跟随在电影院工作的父亲遍览佳片,还是高中时期受好友影响与音乐结缘,都培养了他良好的艺术素养。

如今作为中科院半导体材料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的他,曾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大草坪上众多弹着吉他唱着歌的年轻人中的一个。1986年,他考入北大物理系,那个年代,大学校园里流行学吉他。陈涌海省吃俭用,花两个月饭费买了把60块钱的“翠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攻读博士的时候,他与许秋汉、杨一等同道中人组建未名湖乐队,还出了一张唱片,名为《没有围墙的校园》。据说,当年陈涌海唱

歌,满口湖南方言,台下的观众一起哄,他就大声吼道:“听不懂的出去!”

在陈涌海的身上,有着科研与艺术的“交感”,在他的课堂上,艺术为科研开启了另一种维度。作为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岗位教授,陈涌海在国科大教授半导体光学。在上学期开学之初,曾有媒体记录过这位“摇滚博导”的开学第一课:

长发在脑后扎成一束,陈涌海所用课件的第一页是崔健的一首现代诗——《一块红布》:“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的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陈涌海并没像其他教授一样直接切入正题,而是提起自己儿时的一名盲人同学,他说:“如果像我们这样的正常人,给你3天黑暗去生活一段时间,你一定会觉得有光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从这里,他才引出了今天要讲的课程——半导体光学。接下来,陈涌海顺势进入了课程,从半导体的简史讲到半导体物理的发展,然后又引入前沿研究进展,介绍了半导体与光学从古至今丝丝缕缕的联系。

“老师课堂上不讲段子不开玩笑,但并不无聊。有别于其他理工科,每小节以关键词的说文解字开头,援引诗词,让人耳目一新。比如讲声子为什么没有叫‘音子’,从它们的象形文字谈起,然后加以区分——‘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国科大研究生马新旭说:“选了这门课之后,我就可以跟同学们说,我的半导体光学是音乐老师教的啦!”马同学调侃道。

其实,听过陈涌海课的学生大多数都认为,尽管是因为一曲《将进酒》而让大家熟知他,但在同学们的心目中陈涌海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学者。国科大研究生刘阳说:“之前在网络上看过陈涌海老师的演唱视频,因此以为老师在课堂上也会洒脱随性。其实不然,陈老师上课语速虽快,但逻辑严谨、思路清晰,一旦讲解起来便一气呵成。如果说,课堂上的老师和演唱中的老师有何相似之处,那就是满腔的激情。”看来,这倒是应了陈涌海在“知乎网”上写的那句话:“我自己唱来唱去的感受是,那股气一旦提起来,根本就压不下去,非一口气唱完不可,就像暴风雨不会喘气一样。”无论是科研工作还是民谣创作,他都不喜欢拖泥带水。

